

江東才子楊雲史

王覺源

我所知道的楊雲史

向有江東才子之譽的楊雲史先生，最近中外雜誌接連幾期都刊載着有關他的文章，且是管牧、褚問鵬、薛逸松三位名作家寫的，我都拜讀過。我覺得楊雲史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確有相當地位，更佩服他的才華，因之平日對有關他的一切，也就比較留意。在我的舊稿中，還可找到一些有關他的資料未曾發表，略加整理而成此篇，以供中外雜誌補白。其已為管牧、褚問鵬、薛逸松三作家說過者，則略而不詳。

我所知道的江東詩人楊雲史，「雲史」並不是他的原名。他原名朝慶（有說長慶的），字漢忠，後改名鑑璧。辛亥革命，清室覆亡，民國成立之後，始易名圻、改字雲史、別署野王。他在新加坡尚未離開領事職務時，對內對外的文件以及所著詩文，都署「楊雲史」或「雲史」之名。於是雲史之字，既掩蓋了正名圻，而原名舊字，也鮮被世人所知道了。

辛伯或蒙不白之誣

楊雲史的父親楊崇伊，字辛伯，係清光緒庚辰進士，官至陝西漢中府知府。母曾氏，據說是以寫「華海花」而傳名的文學家，常熱曾孟樸的姑母。雲史娶妻李道清，係清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的長孫女（清駐英公使李伯行之女）。自然可稱是書香門第，華廬世家。其父辛伯，初以進士授編修，再由御史外放，得任漢中府知府。但傳說：他之外放漢中知府，得來頗不光明。此事是一九六四年三月某日，有作者沈亭（我不悉其人），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上刊載一篇文章（忘其題目）上所說的。當時我因旅途匆匆，亦未細究其事。其文大意說：「康有為戊戌政變時，向榮祿告密，而導致事情一團糟的，正是楊雲史的父親。這事在清廷的舊派勢力看來，乃是非常重要的同一事兒。辛伯也自以為他的告密，將可邀得清廷的重大賞識與獎勵，不料結果，清廷卻只放他一個漢中知府而已。這就大非辛伯始料之所能及了。」常考中國近代史和諸家論著割記所載，咸謂：康有為等戊戌政變發生之導源，是由於楊銳與譚嗣同等欲依恃袁世凱的新軍，脅迫慈禧，以達其變法目的。袁世凱對於楊、譚的意旨，當即

慨然許諾。不料袁世凱險詐狡猾，中途變計，出賣楊、譚，密告一切於時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的榮祿。榮祿迅即晉奏慈禧太后，於是政變遂發。是戊戌政變，賣友求榮之告密者明明是袁世凱，已成了歷史鐵案；現在忽然鑽出一個楊辛伯來，他為何告密？如何告密？皆不見他書提及。真耶？僞耶？我已存疑多年。就不知道楊雲史或他學者，作過解說文字否？或許是個人見讀未廣，已有而沒有看到。我耿耿於懷，過去也找過浮現於戊戌政變中的人物，就沒見到有楊辛伯（崇伊）其人。這一段歷史公案，或不免是冤誣。

楊雲史的自我介紹

楊雲史，江蘇常熟人，清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生。他的一生經歷，各家所記亦常略有出入。這在他所著「江山萬里樓詩詞鈔」的自序中，則有明確的自我介紹：「余少有不羈之譽，長負公卿之許。年二十一，以秀才為詹事府主簿；二十七，為戶部郎中。舉孝廉。郵部奏調郎中。外郎奏充英國南洋（新加坡）領事（一說為副領事）。迄辛亥遜國，棄職東歸。所謂宦者，如是而

已。計弱冠從政，事德宗（光緒）景皇帝者十二年，事幼帝（宣統）者三年，閒居又十二年，以至於今，則蒼然老矣。當少年時，亦曾長揖王侯，馳騁聲譽，以求激昂青雲，致身謀國。迨乎哀詔晨下，謝表夕發，縞素登舟，涕泣歸國……「這可說是他自傳的一章，也就是他自從政到退休閒居前二十餘年來的經歷。他大約是相當聰慧、有才氣的人。對於文學方面，極具興趣且造詣也深。其著作亦深得當時文壇人士之好評。故能少年得志，活躍於公卿之間。他所謂「郵部奏調郎中」，係指光緒三十三年，郵傳部成立，時長沙張百熙（治秋）任尚書。雲史被奏調之同時，還有葉恭綽、關穎仁諸人。雲史曾畢業於北京同文館（專攻外文），擅長英國語文。其岳父李伯行出使英國時，亦曾邀之隨行。後來「外部奏充英國南洋（新加坡）領事」自然也是以其明洋務、長外文有關。不過在任僅六年，因國體變更，不能不離去。據說：當其在新加坡時，曾經營一家樹膠公司。取地雖宜；但用非所長，亦非其時，卒致失敗。結果，鬻去祖產，始作了結。

當代入對他的觀感

近代國學大師錢基博（字子泉，江蘇無錫人，著作很多，一九五七年病逝湖北），所著「現代中國文學史」增訂本中，於近代中國文學之士，起自王闓運（王秋）而胡適（適之）等，多所評介。其對楊雲史之評述，尚相當詳盡而公平。他說：「順鼎既逝，增祥也老，而用薰香摘艷之詞，抒感時傷事之旨，由李商隱沿洄以溯白居易、杜甫，而以詩史自命，譽滿江左者，則有楊祈焉。」對其詩詞之推崇，不僅可並易（順鼎）樊（增祥），甚且不下於盛唐。「祈少負不羈之譽，與元和汪榮寶、江都何震華及同縣翁之潤，皆以名公子，擅文章，號江南四公子。」四子之中，有以長沙章華代汪荃甫者，則不知孰是？蓋以雲史弱冠居京師，詩詞固然倜儻，裘馬亦極麗都。與其他三子，文采風流，都不相上下。其時，通州范當世，為直隸總督李鴻章幕府上賓。見雲史出入溫祥，讀曰：「楊郎清才！」長沙張百熙（治秋）讀其「圓明園詞」，謂為「江東獨步」。康有為評是「絕代江山」。遂以詩負盛名，活躍於京師的政海與文壇。少年跳踉，尚氣好奇。優伶俠少，咸與推誠。遇「大刀王五」（王誼），尤傾心交歡。當其任新加坡領事時，適國父孫中山先生以鎮南關革命失敗，亡命至星洲。清廷得其情，密派奸細，擬謀刺孫先生。事為楊雲史所悉，對奸細曉以大義，並願以己在新所經營的農場贈之，以安其永居斯土的生活，且免回國遭到處分。他只有一个條件：接受勸告、不殺人。奸細大為感動，決心放下屠刀，孫先生亦終未受到驚險。此固其俠義之性使然；但當時一般士大夫，對他仍有微詞。尤其是他辛亥革命以後，詠史之作猶惓惓不忘其故主（指清帝），未能諒其忠耿之德！

入陳光遠幕的始末

辛亥鼎革後，雲史離新加坡領事職。以父逝母老，乃返故鄉常熟，優游林泉，立志閉門讀書

，奉母家居，不再出遊，過他的名士生活。這算是他一生中最清閒自由的時期。但終忍不住氣，經約九年時間——民國九年十月，復應江西督軍陳光遠之聘，出任秘書。以一個高級文學之士，與一個不學無術的老粗相處，無異秀才碰了兵，自然格格難投。

故當雲史入幕之初，即有所不滿，便欲託詞請歸。曾作「南昌軍幕感懷」詩七首（太長不錄）。次年，為陣亡將士開追悼會時，又輓以聯，聯云：「公等都游俠兒，我也得幽燕氣，可憐北去滯蘭成，聽哀鼓一聲，愴然出涕；醉後摩磨長劍，閒並收拾殘裝，慚愧西來依劉表，看春江萬里，別有傷心！」時有臧倉其人者，素嫉雲史。乃藉題向陳光遠進讒，指楊聯中別有傷心語，及詩中白骨一聯，皆存心刺諷，尤其以劉表擬公——讓成都，實欺人太甚。陳督固不明劉表為何許人；但經臧倉捕風捉影的恣其挑撥後，遂大怒不可遏。雲史不自作解釋，歸計亦決矣。隨某公捧劉表本傳趨陳，謂：劉表非劉璋（讓成都者），表官江右，為漢末八俊，「談何容易做劉表！」陳督閱傳竟，自己認錯。一面大責臧倉，一面託某公挽留雲史；自然也是覆水難收了。雲史瀕行，猶以書遺某公。後來文壇上所傳美談：「見梅思歸」之語，即出於此書中。隔日，某公奉陳督贖千金至，雲史則已渡江輪發矣。

最相知是吳玉帥

雲史離開南昌，約為民國十年歲暮。時吳佩孚將軍開府中州，得雲史行止消息，乃禮聘之

任秘書長，言聽計從，重要筆札皆出其手。文件中每逢書及吳氏名字時，例均「抬頭」，以示尊敬！此或係還是受了專制時代禮制的影響。因其在民國十五年時，所印的詩鈔中，對清室帝王的稱呼，亦多見如此作風。其親書以奉吳氏「主公兩正」之聯云：「杜老歌詩出忠愛；呂端大事不糊塗。」對吳更備極尊崇吹讚之意。他一生與吳氏最相知，吳亦倚畀極深。這從吳氏後來「赤壁春夜懷雲史」詩云：「戎馬生涯付水流，卻將恩義反爲仇，與君釣雪黃州岸，不管人間且自由。」可見兩人交誼之篤，吳佩孚病逝北平（一說被日人謀害），雲史在港病榻，猶以五言律詩四十首哭之，亦報知遇之秀才人情耳。雲史初婚合肥李相國孫女李道清女士。女士以家學淵源，亦工詩文。伉儷情篤，每次出遊，必以詩詞互寄，情思纏綿，傳爲佳話。雲史赴新加坡領事任時，亦挈之隨行，不幸病逝。續娶楊州徐氏霞客夫人。徐氏一生愛梅，而雲史則以擅畫梅花稱，亦可說是姻緣巧合。夫婦于飛星洲，極海山嘯傲之樂。

辛亥鼎革，始回國土。後雲史依吳。民國十三年，吳以榆關兵敗，退至湘鄂邊境駐節武漢，雲史始終未離吳氏左右。及吳入川，始返江南。當吳氏離湘出走時，徐夫人正病逝湖南岳陽，安葬之次日，復隨軍行。雲史悼亡詩有云：「樓船江下氣如雲，永訣淒涼不忍聞！戎馬書生眞薄倖，蓋棺明日便從軍。」其心情之慘痛可想而知。雲史返江南，里居未久，復遷北平。以久居之地氣候相習；復以吳佩孚將軍在北平，可時聚敘；京中詩友較多，易得唱酬之樂。此時除重遇吳氏而外，亦

與張漢卿（學良）相見。二人均挽請共事，卒出關至瀋陽。此時邊境多事，故詠邊塞之詩亦較多。生性愛梅、畫梅，亦以繪梅名於世。他在青島，且一度開會展覽。當他在漢時，所署名妓美美，頻頻向之索畫，亦以紅梅畫屏贈之。美美當也算是他的粉紅梅花知己了。

垂老猶懷故國憂

「九一八」事變之前，雲史曾應張學良之聘，赴瀋陽主修東三省志，時年已五十餘。工作三年，因「九一八」（二十年）事變發生，省志未成，雲史亦離瀋歸故里。與姬人狄美南（在東北娶的）住石花林，寄情於山水詩畫。日惟種花吟詩，閉戶不見客。石花林地廣二十畝，植梅花甚多，四季名卉應有盡有，雖屬城居，亦若山林。曾有作客其家見過者，亦咸稱特別雅緻，不啻世外桃源。因爲環境寧靜，其爲詩文亦極沖淡；加以年老氣衰，時常多病，原大有終老是鄉之意；但始終不甘寂寞，未久，復離里至北平。

平津危急，宋明軒（哲元）長冀察政務委員會，聘吳佩孚爲高等顧問，雲史亦從之。對宋之折衝樽俎，實有相當貢獻。某日爲助賑假梨園演劇籌款，冠蓋雲集，佩孚與明軒兩將軍亦在座，雲史偶成一聯云：「北方佳人，遺世而獨立；東鄰處子，窺臣者三年。」含意深遠，無不讚賞。七七事變發生，雲史倉卒無法走脫，因滯留於北平。吳佩孚將軍對日拒降不屈，雲史亦多勸阻之功。日人以吳氏頑固，乃轉注目標於雲史，企圖以楊聯絡吳。派員訪之，詢其對中日事件的

感想。雲史則曰：「我無感想。我的感想，我是中國人，祇知愛中國。」訪員亦無可奈何！平津淪陷，局面稍定，雲史始得化名葉思霞，秘密南下，間道赴港就居。雖貧病交迫，猶心熱情摯，作「攘夷頌」以見志。未久，終以風濕症不治，三十七年逝於香港（享年六十七歲）。風霜勁節，垂老猶懷故國憂。國人對他的觀感亦大爲改變。

詩詞創作獨步江東

說實在的，談楊雲史者，除其詩詞之外，也實無其他什麼可談的。但談其詩詞，沒有深入研究過者，又常不免落入隔靴搔癢之譏。前人對其詩詞創作，已有「江東獨步」、「絕代江山」的讚譽，余更不敢妄置一詞，僅錄較詳之評述二則，作爲本文的結束。沈亨談到：「楊氏之詩，乃宗盛唐者。五言律詩，用字鍊句，很能鎔景入情與鑄情入景，以致情景雙絕而平分。其七言古詩，乃從李商隱入手者。他平素最憎厭韓偓詩作。其七言絕句，清空輕動，飄逸絕倫，意境也高。寫景，有江遠山高，尺幅千里之畫意；寫園林勝地，有花暖石寒，鳥喧魚靜之細緻；寫從軍戰地，有關山月小，馬鳴蕭蕭之景況。」

錢基博說他「欲以力振唐音，不落宋人啞澀之體。所作七古，皆朝慶（楊的原名）體。自檀青引以外，如金谷園、天山曲、長平公主曲等，緣情綺靡，直欲突過梅村。而天山曲，長數千字，紀香妃事，自有七古以來，無此長篇之製也。」兩說大體相近，都是對雲史詩詞相當恰當的批評。